



民族抗战爭文藝性格

胡 風

七月社叢

胡風

編輯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胡風

重慶希望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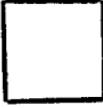
七月
新叢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著者：胡風

編者：胡風

發行所：希望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代售處：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版

序

這裏所收的是戰爭勃發以後到一九四一年夏間，將近四年間的短論，除了若干篇雜文，兩篇獨立印成小冊子的論文，幾篇無從找到的以外，這個期間的文字就全在這里了。

將這點文字底份量和偉大的將近四年的時間相比，不用說是非常寒倉的，如果將這和千千萬萬的戰士們底出死入生的戰鬥相比，那就要更加惶愧無地了。但我也略有可辯解的一點：雖然說不上參加了偉大的民族戰鬥，但也並沒有取巧或者偷懶。在這個期間里面，我用着全力支持了一個刊物。

能有洞燭一切的巨眼和凸現萬象的偉力，爲文如噴泉四射，使自己成爲民族威

也就是文苑底驕子，當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爲這文苑底建設工程搬運一丸一石，從這搬運工作裏面寄付着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的一縷微忠。也應該是雖然微末但却並非毫無用處的罷。我底爲了一個小小刊物幾乎用去了四年間的全力，就是由於這一點自信。我景仰能夠以拿破崙比擬的用筆的英雄，因而願意替這樣的英雄底將壇搬運一點泥土；我相信新文藝將有一個光華燦爛的將來，因而願意架起一道通到這個將來的，雖然太小但也許可以暫時應急的橋樑。

然而，雖然是一名小工，對於總的工程也自有他底窺見全豹底一斑似的理解，和匯成火山的一滴鎔岩似的熱衷，所以，有時情不自禁，有時迫於要求，不能不在忙亂中寫了一點。當然，膚淺是非富稍淺，粗糙是非常粗糙的。但在作者自己，總算是對於現時代的文藝性格的一點探求。如果劃得出時間而且努力。把這些綜合，從這些深入，也許能夠得到比較相關的具體一點的描寫。但目前既無法做到，就先把這些集成和讀者相見罷。世上富不乏不擇細流的大家和胸懷闊大的讀者，對於他們，作者底處境一定可以得到體貼，作者底今亂的理解也或者可以略供參考的。

但對於文苑里的若干高士們，那情形當然要兩樣。例如那個小刊物罷，在我自己，總算只拿出了能夠有的真誠的，但却常常莫明其妙地受到了明明暗暗的譏諷或咒罵，有的竭力不提到它，認定文壇上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微小的生命，有的一提到它就擠擠眼，扁扁嘴，有的則說是編者侵犯了文壇或者想造成宗派……我雖然不會軟弱到被他們所移，但也不會冷酷到把他們完全視為烏有，但工作佔住了手，而人心不同又各如其曲，老老實實的解釋，對於他們既然無效，對於讀者又沒有必要所以什九都置之未堪。現在，這個小刊物早已從文壇上消失了，但我還要把有關它的幾則文字也附錄在這里。對讀者，它略略訴說了一個微小的努力是由於怎樣的願望，採取了怎樣的方法。經過了怎樣的旅路，多少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在我自己，那是一個悲歡離合的紀念：在這個期間鼓勵了我，幫助了我的人們，有的已經戰死沙場，完成了神聖的使命，有的固守陣地，各各地在艱苦裏面獨力作戰，甚至彼此斷了消息，也有的別圖發展，視往日的貧賤之道為蠢事，視往日的貧賤之交為全名之玷……對於崇高的死者，這里寄寓了誠懇的追悼，對於忠貞不渝的生

重

者

這里寄寓了懷念的問訊，對於穿捷徑而去的點者，這里也寄寓了決絕的告別。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之夜，記於桂林。

胡風

胡風第三批評論文集：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目 次 :

序 一

I

論持久抗戰中的文化運動 二

備考：

一、抗戰與文化問題(郭沫若) 五

二、「無條件反射」解(郭沫若) 一〇

三、關於「無條件反射」的更正(郭沫若) 一七

四、解釋幾句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

四

民族戰爭與我們 · · ·

六

文學史上的五·四

七二

II

大衆化問題在今天 · · ·

七九

理論與理論

八四

三

關於創作的二三理解……

九一

今天，我們底中心問題是什麼

2

一個要點底備忘錄：

二四

- 3
- 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 六九
「過客」小釋 七三
高爾基底殉道與我們 七七
高爾基在世界文學史上加上了什麼? 三一
東半底「第七連」小引 八二

V

- 論戰爭期的一個戰鬥的文藝形式 一三一
從劇本荒想起的 一四五
歷史劇的語言問題 一五一
關於詩與田間底詩 一五三

曹白底「呼吸」小引 一八四

附錄：

- 一、自傳 一九一
二、願和讀者一同成長 一九六
致讀者 一九八
願再和讀者一同成 一〇一
三、「七月」編校後記 一〇四

I

原书空白页

論持久抗戰中的文化運動

其一：我們獲得了些什麼？

民族革命戰爭全面爆發了以後，當時的文化界（我底意思是指一向被視為全國文化中心的上海的文化界），雖然不一定表現出了成體系的理論，主要的是被兩種態度支配着的。一個是，文化活動從此不關緊要了，文化工作者應該都跑到前線去，還有人發起過「投筆從戎」運動，而出版商底罷工是和這互相呼應的；但這在當時就已經被諱做了「前線主義」。還有一個是，我們是文化人，還得做文化工作，但現在是戰時了，我們底材料也得是戰時的，和戰爭配合……然而，這里面，第

一，沒有文化工作的戰略問題，第二，沒有文化工作和戰爭結合過程中的幹部問題，第三，沒有文化工作在本質上的形式上的變化和發展問題……。對於這，好像當時並沒有什麼批判，如果我們不妨魯莽一點，就暫時把這叫做「市儈主義」能。

戰爭進行了一年以上了。我們付出了龐大的土地，龐大的生命，龐大的財產，然而，在這個大的犧牲下面，我們底民族也就爭得了不少（雖然還遠不能和這犧牲相抵）的進步。在政治軍事上是這樣，在文化上也是這樣。這個文化上的進步，雖然是無計劃地，各自為戰地，在重重的困難下面取得的，却堅決地否定了前綠主義和市儈主義的觀點。它否定了剛線主義，因為它用事實證明了文化活動對於戰爭的有用，因為它還暗示了文化工作者和戰爭的結合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投筆從戎」問題；而且，我們所估定的這進步，並不是依據書籍或雜誌底出版和發行數字，而是着眼在文化活動和現實鬥爭的進一步的結合，人民大眾底文化生活有空前地得到提高和普及的可能這一串特徵上面。這就開始脫出了市儈主義底文化路線，甚至逼得他們不得不一再地改變方針，想努力在「文化事業」裏面做一個「適者」。

所以，在今天，我們要進一步地探求文化活動底方向，就不能不提出而且分析這個初步的收穫，從這里看我們能夠得到的是什麼，應該克服的是什麼。

首先，文化活動和現實鬥爭的結合，在原則上並不是現在才有的，然而，在現在，這不僅僅表現在理論或作品是反映現實、綜合現實，批判現實的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表現在文化工作者廣泛地散進了人民大眾中間，給現實以刺激或被現實所刺激，各各在特定的領域下面提起了或者參加了文化活動。舉例說罷。第一，我們有了無數的「戰地服務團」「宣傳隊」「演劇隊」「工作團」一類的工作單位，經過了而且散布了在廣大的土地上面，他們裏面有的走了幾省的道路，公演或者宣傳了幾百次，分散了許多印刷品，影響了幾萬人。第二，原來聚居在幾個中心地的文化工作者底大部份分散到了各地，抱有工作計劃的固不必說，就是爲「逃難」而去的，也會漸漸被民族底命運和身邊的環境所刺激，而走進工作里面。地方性的小雜誌，（鉛印的，石印的，油印的）地方報紙底附刊，壁報，我們都經常地接到了不少，那大多數是得助於由外面回去了的力量的。第三，固有的文化機關，例如學